春秋左氏傳補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九

吳 沈欽韓學

昭公元年 楚公子比出奔晉 注 書名者內無位行外無援以過失致亡也譏之非罪之

傳 豐氏之祧 豐氏但得有禰廟襄公冠于成公之廟而云以先君之祧處之此祧是廟之通稱不必為遠祖廟矣

傳 會于虢 續志滎陽有虢亭方輿紀要汜水之平桃城在縣東北二十里此亦作桃

設服離衛 服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揚服以在國時事解所會之盟國未嘗杜預以離為陳亦非也易彖離麗也禮離坐離立鄭注麗兩也公羊桓二年傳注二國會曰離二人以離為兩離衛正指下文二執戈者

故曰辭衛喪大記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是人君之儀也

蒲宮在前不亦可乎 服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

不亦可乎蔡子家子言乃其在國時事杜預乃云僭齊為殿屈野人之詞

梁其踁 患之廣韻梁其姓晉伯宗之子梁其之後

夏有觀扈 一統志載觀故城在曹州府觀城縣西本夏時觀國鄠縣故城在西

安府鄠縣治北本夏時扈國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注武

觀卽五觀也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淮南齊

俗訓有扈氏為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

啟亡之周書史記解有夏之方與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

商有姺邳 紀年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五年姺人

入于祊方彭伯書伯伐祊方姑人來享姑即箕方與紀否下邳城在邳州治東古

邳國山東通志仲虺城在兗州府滕縣西南後奚仲封薛遷于邳者上邳城

周有徐奄 惠之紀年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周書周公相天

子殷東徐奄侯王叔為亂搖紫叛之淮夷徐戎並興杜預謂徐即淮夷者誤

山東通志奄里在曲阜縣東後古奄國

子皮戒趙孟禮終 按此聘禮大夫饗賓之事又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親戒

鄭之速客也先就客之館具設具饌自告之杜預謂受所戒禮畢亦謂上

上介出請入告拜辱禮辭許之事

邃豆于幕下 幕下東房也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之

豆二十饗禮已亡五獻之邃豆則不可考按有司徹主人初獻尸主婦薦韭

菹醢又薦昌菹醢又進麷蕡白黑之籩則四豆四籩也主婦獻尸又設糗

與腶脩遵上為上籩也主人酬尸後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

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

有胾醢 疏云醢衍字 遵上為八籩十豆也彼所載豆籩不具亦以儐尸之故又云

牛也內則說膳之事云膷臐膮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

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疏云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其籩則從籩人

所載之數矣

禮終乃安 脫屨升席坐則可燕凡饗食皆有燕鄉飲酒禮主人曰請坐于賓

鄭云請坐者將以賓燕也

弁冕端委 服之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按弁冕祭

服端委朝服也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之朝服亦得通稱玄端玉

藻疏云天子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注云端

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也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

為裳 前玄後黃 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

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趙孟也老而衰智亦昏矣射義旄期稱道不亂以

老人閱歷多忘又將不免昏亂也

女自房觀之 昏禮女立于房中南面

及衢 張有復古編衢通道也以行章別作衢非一曰衢崖雲向也廣非

執笑之 掫衛所執也

弟之憚遠 掫若畏少遠之詩傷兄高誘注少進少間也又須臾也什數篇云

選間食熟高誘曰選間猶須臾也又蠢方篇選間猶選須也然此選選亦言可懼在目前耳杜預言選數六一義云數其罪而加戮則非也律法算數也選與算通用盤庚云世選爾勞律大選即算也後漢書注引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論語斗筲之徒何足算也車千秋傳贊引為何足選也其母言鍼沛之數當及矣括之貫備也

選舟于河 元和志同州郃邑縣河橋本秦后子奔晉造舟於河通秦晉之道

十里舍車 服之十里置一驛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車皆日行一百六十里揭百乘之車布于千里每車止行十里一往一反為二十里之勞事反知一百六十里每車所行之數也 元史董持寄百里一日運行之法與此說相合自不合索之一百六十里計一萬六千里何其迂也

自雍及岐）元和志鳳翔府郭下天興縣本秦雍縣國都東至京兆府三百一十里岐州西南至京兆府五百九十里至扶縣（本天岐郡）西至岐州五十里共九百五十里

崇卒也）粹詁崇充也儀禮主人拜崇酒樂記複綴以崇崇訓充此言以卒充行伍杜訓為聚非

以什共車）六韜均兵論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今此至阮之地列十人當一車之用也再常之法無乘有七十二人步卒為伍以五甲之法又備百人乘必以一乘之卒為列故此之以什為別為行伍也

用諸阮又充）按符言乘于阮而持之又取勝之道趙）本日道逕也險狹猶鼠鬭于穴中持勇者勝杜註殺說用車之事非也

為五陳以相離 離麗也 疏語布置使相遠去 非李筌太白陰經四陽陣起一至九 陰陣起九至一 陣有五十人 五人大長 五九不失四十五人之數 方間容卒 相去二步 陣間容陣 陣相去一十八步 前後十陣 其前後相去亦如之 黄帝曰車間容車 陣間容陣 為間容曲是也

偏為前拒 前為偃月陳

遷實沈于大夏 服虔云大夏在汾澮之間 日知錄云晉之始見春秋 其都在翼 北距晉陽七百餘里 道遠不相及 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 所謂大夏者 正今晉絳吉隰之地 當以服氏之語為信

而封大叔焉 紀年成王十年命唐叔虞為侯

[illegible]

宣汾洮 續漢志河東聞喜縣有洮水 水經注涑水至周陽與洮水合 水源東

出清野止一統志洮水源出絳州絳縣橫嶺山煙莊為入聞喜縣君與陳村峪水合按陳村峪即涑水也蔡名有扳水經注洮水即涑水非也

障大澤）一統志臺駘澤在太原府南十里舊為晉水匯蓄蒲魚石錢之久涸

洮底以處其類）服云洮蓋也底止也按洮讀為擣 擣詁擣飲也方言云歠也戴震方言疏證杜說之歠嬴瓶也易嬴其瓶注嬴敗也求相同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劉炫曰人之本心自然有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已深為使又為夫妻則相愛之美先極則美先盡矣美者必有惡生故生疾按同姓為近稍而以生疾則美極其美必致生疾所謂一姓不再興也

則下之）下而得書明非同姓矣

害者四姬焉衛侯衎衎姁女是其一也

煩手淫聲慆湮心耳管子五輔篇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慆字古只作諂韋昭周語注諂慢也刺性之五聲一闋聲下而息前聲雜述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各成乃息五聲皆降則聲一成各降未成當更降上始末以後聲來接前聲不容乎妄彈彈擊是為煩手此乎所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忘之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者至乎中和止不使流淫也揚雄奏定律呂新書六十調備古今變宮變徵不為調五降之後不容彈去以二變聲之不可為調其逆正聲陟於而不知上則特為五聲五聲多于正聲是為淫聲

陰淫寒疾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勝則陽病陰勝則寒寒之傷形形之傷精

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

陽淫熱疾（陰陽應象論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熱傷氣氣傷痛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為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

風淫末疾（賈云末疾者疾也謂風肢也惠王易卦初為本上為末周書武順於元首四末陰陽應象論風勝則動

雨淫腹疾（陰陽應象論濕勝則濡泄六元正紀大論甚則水閉胕腫

女陽物而晦時（疏為大又與雜卦云二卦皆二陽一陰來陰中氣通天論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

主不能御之事是以主之也（周官食依衆物之事嬪御女御之人皆掌于宮事

君以不節致疾則寒精之咎

皿蟲為蠱 凡造蠱者以寘其蟲于器中放皿蟲相殘隋書地理志揚州記豫章以南數郡往往畜蠱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

穀之飛亦為蠱 論衡商蟲篇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饐熱生蠱任昉述異記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為蠱蟲害民

城犨櫟郟 一統志犨縣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郟縣故城今郟縣治

十一月己酉 顧棟高王長曆是年閏十二月今移閏于十月則己酉乃十一月之五日十一月乙巳朔

將會孟子餘 趙世家云夙生共共生孟孟生衰衰生盾按文當云夙生共孟共

孟生衰孟子餘未謂其孟及衰也服以孟為趙盾子餘爲衰

甲辰朔烝于溫 據上云十二月者夏正之十月也此甲辰朔是夏正之十一月王

制疏引服虔曰烝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服據為曰服以甲辰朔為夏正

十一月此君有禮傳曰閉蟄而烝杜注謂建亥之月蓋晉烝以孟冬而趙孟以

仲冬烝于家廟禮也 據禮記雜記 王制疏服說 晉之十二月于周為正月傳以烝本冬

祭不可數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書十二月晉烝而伐

言甲辰朔的是兩月事後人循其讀而自知之如杜孔之說直云十二月甲辰朔

趙孟烝于溫可矣何必先書晉既烝乎且甲辰之前于晉為秋九月君得行烝

祭歷考傳文如晉侯殺世子申生里克殺其君卓子及丕鄭屠蕢之殺俱皆

在春傳皆在前年之冬於是晉用夏正非由月誤今推朔則十二月是甲戌

明欽按周雖建子丑然祭祀蒐狩之詩皆用夏正孔穎達云三王之郊一用

夏正（趙匡曰王者祭祀則用夏時 本天子諸侯皆然非獨魯也）又大司馬職中冬教大閱鄭以九月為中冬不

亦慎乎顧氏辨此為仲冬者是之晉用夏正非也

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杜預之逐以為卿故書之據傳言子皙欲去游氏而

代其位是不在非卿之證子產之不討懼其宗強欲待積惡自斃豈肯復以為

卿杜預因有非卿不書之例遂不顧傳文以證子產其惑很如此

傳 宣子譽之 服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為諸侯度惠云

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左氏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譽焉知此傳

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為證 欽按若晏子行偏天下譽注譽樂也與

豫樂義同又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孫子兵法注曰人勤亂而上能用之雅族謂

眠夢令狂行之夢猶孫古字通則此夢字本不必作孫也

謂之少齊　服之所以識異不與齊衆女子等言齊國如此給女甚少故長少差

其行狂謀長衛姬少衛姬耳晉平公通于乞齊女在晉實不如少女不一姓

而保謀國在此所以寵之

執諸中都　此條注晉侯甲於西北近中都縣故城南城非汾水滑晉侯執陳之

字子中旁去也漢文帝爲代王都此一說是中都故城在汾州府平遥縣西北

形去擬氏而代其位　鄭六卿不能殺已好伯有子皙無由得殺故形去擬代而

代其卿位也杜預于位注已言子皙爲卿故不能代其位作伯者亦誤甚也

加木焉　周禮掌囚職及刑殺士加明梏注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

于梏而著之也囚時將有無梏者至于刑殺皆設之

三年燕伯款出奔齊）胡安國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人主不尊陪貳而乃賤臣

國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

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按此說者見當是

如杜預說則春秋之經書罪君而宥臣也左氏別起一義正開胡氏之說理所不

之容耳惠云此乃衛侯衎出奔齊一例杜注誤

傳）豕而人）豕而人狂言豕乎人杜預注誤

豆區釜鍾）杜預云四豆為區按管子輕重丁篇西之粟釜百錢則鍾乎也

齊東之粟釜十錢則鍾一錢也注斗二升八合曰鍾五鍾為釜以管子文計之

則云斗二升八合者是也鍾即區也杜預非

四升為豆）預之毛某曰豆當為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識而三

觳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云按此傳云四升為豆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注四升之豆旣注

豆當為斗又陶人注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三豆為斗二升以

豆不得為斗矣旊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先鄭云觳讀為斛觳受三斗聘

禮記有斛按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觳受三斗故後鄭不從其說欲

郑按遂人注云遂豆其實皆四升晏子雜篇一豆之食則此文豆不當

作斗也吳程殊宋人之通病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晏子外篇田氏四量各加一焉

三老凍餒 晏子雜篇景公遊于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服之三

老者工老商老農老 按三老即鄉三老即鄉三老者年有爵者如漢書文

韋紀說曰三老眾民之師也舉其貴者則賤者可知

△武悽休之 服云悽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悽休代其痛也按依服解字當為煦嫗樂記注氣曰煦體曰嫗謂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今俗謂小兒張口含之持而煖之即煦嫗之謂

△其相切以大姬 服云相隨也按抑之箋云相助也

△道殣相望 韋昭注道冢為殣說苑子以箔齊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者此殣者為餧死之人不可謂餓死為殣也

△欒郤胥原狐續慶伯 杜預云八姓晉舊臣曰欒郤等當氏族非姓也原氏即先氏續與狐同宗而乃為氏

△以樂慆憂 慆懷也謂見樂而懷遠憂

譊羁之鄰 服之譊曰我疾譊之昇仍重任所云崇累是也一云譊地名高錞

九我于廿譊之野故曰譊是我鄰非說林下齊伐晉宋譊是晉以其偶往拔

呂晚審已編又作岑是我崇說岑僻孟周康叔鄭宋地名譊乃鄭之訛

更諸奥技之 鄰非難三曰諸從子孫章之國

敢煩里旅 周禮序官旅下士注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里旅即里有司管子

小匡篇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

有將踊之 踊狀如屨村無足者持手以行也

乃數之而為里宰皆如其舊 里宰里尹牢所望問民事者督者墾是也周禮

里宰注之掫里宰治當為令衛肆之官管子立政篇分州以為十里之為之

尉䈎津塞選一道故博士入審問問慎梵鍵鑰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

閭閻何休宣十四年傳注云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從而論之不必八家一巷
爲自什什伍伍相爲一里里之端有門曰閭有室曰塾其官曰閭有司 周禮閭胥內別
閭史 居于塾而司其啓閉察民之出入焉 孝子以救君子孝子得通宋人 而居其閭中守閭者不納也 金石錄
有南陽郡鄉正衛彈碑 雜辨叙考今別無碑總名亞民 番若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史 上名校官中部殘
碑而云校官祭海里祭海者也里子之居不于大道而在里巷之衖其材以
爲里室反其役地于隙山東通志清節里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北
推源是下 初學記四十揚雄物理論曰畫宅未定隙爲南史呂僧珍傳百萬
買宅千萬買鄰
豐氏校主神氏 主于其家曹子閭所云私休也
通鬱伯之邑 劉氏云先言及郊而後言爲門見是入郊後方通邑也然是邑曰
之邑據傳明言私邑閭禮小史注王之忌諱注先王死日爲忌發義異子居

從身之責惡日之謂也惡日不用注數七之日不用舉他事如叔弓之不入者正
以入境則却舉授館設飧介諸有事焉不致亂 孝子思慕之心故為後接一
日焉因介報恐而不入則聽使之僕不得將達廢君命而已乎叔弓必不以是
之惡也此事推弓所戴大同鄭上誤解下文之辨請先入受館則叔子可以不
入者正為避遂不過一日間耳

冀除先人之敝廬 聘禮記卿館于大夫鄭云館者必于廟不館于敝者之
為太尊也張趙是大夫故得館太叔之

故盧齋嬰于此丞 日下舊聞引城冢記南北二齋城在朔州文安縣西二十七
里齊侯故盧齋嬰于此

王以田江南之夢 鄉射禮注以移与也詩毛疏以為自己予彼之辭共者注

役于我之秋

百年傳）以歲之不易）言歲月不易得以其間闊也謂為難非

三塗注）水經注伊水出陸渾縣之西南王母澗澗北山上有王母祠即古三塗山

也京相璠著春秋土地名畢周書南謂之文或言宜為轘轅大谷伊闕非也

方輿紀要三塗山在河南府嵩縣西南十里

陽城）方輿紀要陽城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 一統志東北三十八里俗名車嶺山

大室）一統志嵩山在登封縣北十里六日大室其西曰少室

荊山）杜預所指者乃今鄖陽府房縣西南二百里之景山水經注以為荊山

之首至襄陽南漳縣為荊山據司馬侯所言數之當為陝州閿鄉縣南

三十五里之荊山

中南　以後志終南山在西安府南五十里

閉陰冱寒　漢書郊祀志秋涸凍同与涸同集韻涸凝也冱字从仌不从水

夏啓有鈞臺之享　紀年帝啓元年即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元和志鈞臺在許州陽翟縣南十五里今開封府禹州

商湯有景亳之命　紀年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摘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亳三千諸侯大會周書所言是此景亳之命也方輿紀要亳城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十四里景山在縣南二十里

成有岐陽之蒐　紀年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方輿紀要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

康有酆宮之朝紀年康王元年云康王總百官諸侯朝于豐宮 鄠縣志
豐宮在鄠州西古縣三十里
穆有塗山之會紀年穆王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一統志塗山在鳳陽
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淮河東岸上名當塗山
王四于武城即南陽宛縣之武城續志宛縣有東武亭東字疑誤
將隋幣焉服云隋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廟侍遂曰祭用幣畢瘞
之故云隋幣秋特掖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
屬特牲禮祝命挼祭注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隋祭士
虞禮注下祭曰隋隋之言猶墮下也齊魯之間謂祭為隋此隋幣者謂
不將遷廟主但以幣主命載于齊車以行及反藏諸廟而皆有神道

焉狂尸之陘降攸之陘帑杜預以陘帑為帑帑此皆註也

夏桀為仍之會有緍叛之）紀年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緍氏逃歸遂滅

有緍山東通志東緍城即緍邑在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五里有古緍國為

桀所滅今名緍城集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紀年帝辛四年大蒐于黎今潞安府黎城縣東

北十八里有黎侯城紀要云黎城縣古黎侯國

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十一年

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

鄭子產作丘賦）服云子產作丘賦者賦出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

丘賦之法不行久矣子產援修古法民以為貪故謗之惠士奇引詩禮義不

愆何恤于人言亦依杜注加殘痛民何不愆之有服說是也按釋文作恤于

貪則不令 如服說蓋鄭國之法賦者不校校者不賦哉如注之夫稅者百畝之稅穿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鄭計田為稅不待言矣今復計丘為賦故國人謗之

也作法于涼 廣雅梓祛䄢禱也曹憲云音良世人作䄢禱之䄢亦害京失之世人作禪禱之禱草下著濤亦失之

棘櫟麻 杜注注汝中東逗櫟亭此春秋之櫟櫟也一統志櫟城在汝寧府新蔡縣北二十里又信陽州北五十里亦有櫟城寰宇記故麻城在今徐州碭山縣西北碭山縣志云為麻城集在城東北二十五里方輿紀要棘亭在歸德府永城縣故酇縣東北

奔命于夏汭）一統志漢口在漢陽府漢陽縣東漢水入江之口也亦曰夏口沔口魯口水經注夏水入沔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即夏口矣其地亦在江北

城鍾離）一統志鍾離城在漢陽府漢川縣東五里即五里墩也府志路史曰箴尹宜咎城之鍾離在漢陽界中之五里墩成公十五年晉吳所會之鍾離則在今鳳陽府懷遠縣下文城巢城州來皆在廬鳳境內則鍾離仍在鳳陽也

及庚宗）一統志庚宗亭在　州府泗水縣東接費縣界

饗大夫以落之）杜預云　豭豬血釁名鍾曰落按釁與落事不異雜記之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之屬不交神明之道也注之言路寢生人所

居不當者不神之也者之者設盛食以祭之乎 康爵之禮記其祭謂之哀祭 蓋舍以盛食候祭之斯乎祭

既成而當之歟 斯 子之詩以祭之 然則當饌之後乃設饗以祭之 杜預注書之

夫子疾病不能見人素問陽明脉解篇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

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雖侍者十一雖之病不能得望而不能見人余未

病在藏也藏者陰也陰病不能得逞又能閉戶獨處惡聞人聲

寔使子介而遣 呂叔玉者注介猶隔也按內則大夫有閣事子曰此說非之真其

餘聞之說隔介亟聞之聲

五年 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續志平昌有婁鄉注引杜預西南有婁亭山東

通志婁鄉城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續又縣東北渠漢祖東南有防亭茲

亭在沂州府莒州東北境一統志茲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漢屬琅邪郡

傳成諸臧氏 按成謂立為約也

葬鮮者自西門 列子湯問注引此傳謂鮮曰也漢書司馬遷傳定計于鮮也

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與杜說鮮同

使亂大從 樂記注從順也服云使亂不和順之道

卒以餒死 謹注說曰其曰行者艮為行以文辭所謂于行者攸往是也曰歸者離

為飛翕艮為止止不得行所謂于飛垂其翼是也曰讒者離火言揚所謂

有言是也曰以餒死者離位居二是為天之反不久其口則无以食所謂三日

不食是也非詳按坤為牛為文人為忌離為坤所抑故讒人在中而叔孫為

其所餒死也

勞屈生于菟氏 水經注八里溝又南得野菟水口水上承西南菟氏亭北野菟

汲郡伯勞居生于蔑氏之文寰宇記蔑氏城在開封府尉氏縣西北四十里

送女于邢丘續志河内平皋縣有邢丘小徑注晉侯送女于邢丘即此處方

與彼為平皋城在懷慶府城東南七十里入温縣界一名邢丘

○書子家羈荀子大叔子諸子家駒續無大夫不如弟子任子家駒君五子

慶之孫公孫歸父之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宣補續君之 退不能具功用概

不如弟子也

勞諸索氏元和志古大索城在鄭州滎陽縣裡是也楚漢戰于京索閒

小索城在縣北四里

○於郊有桂亭敗有肆亭敗丑文別亭戲之亭非郊餐之餐也小行人注之上

公享王主以馬亭居肆以及此所謂於郊有桂亭敗有肆也樹驛程驛子

君用圭享用璧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此注為君使之禮也杜據書臣為君

使執璋不知出何經傳疏亦知其不通而為之飾詮究屬牽強甚疑集注本璋未得本璋以

謂杜誤之執璋不知何書之文皆附臣之璋璞非圭璋於邊之璋也

飧有陪鼎賬之法牛羊豕鼎故云陪鼎按聘禮宰夫朝服設飧注云食不

備禮曰飧此則於主之禮曰飧對下歸饔餼是大禮之聘禮之饔一牢在西

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注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

以其陳言之則曰陪疏云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

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无鮮魚鮮腊故七知羞鼎陪鼎是一物者此云

羞鼎下饔餼言陪鼎故知一也陪鼎三則下之膷臐膮是也內則疏云膷牛

臛臐羊臛膮豕臛集韻臛肉羹按陪鼎者所謂鉶也聶崇義三禮圖

舊圖云鉶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鐵為之大夫已上以銅為之諸
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 此九字昌只有 正義之制如此 臣崇義按鉶是盛羹器即鉶鼎
也故周禮亨人祭祀則供鉶羹而事客注云不致則無鉶鼎又不合大夫禮
注云鉶者菜羹和之器故疏引下記云牛以藿羊以苦豕以薇是菜和羹
羹也然則湆羹在鉶故曰鉶羹以器言之則曰鉶鼎據在正鼎之後設
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出有贈賄聘禮君使卿還玉大夫還璋于館之後云賄用束紡注所以遺聘
君又云禮玉束帛乘皮皆所以還玉禮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據上之束
紡則報其聘也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其享下記云在聘為賄又云無行
則重賄反幣即其事也此皆遣使來之君從謂之賄下賓行舍于郊云

使卿賜加數郤使下大夫賜上介使士賜眾介大夫數賜如其面幣此則主

國之君大夫報使者私數私面之禮經謂之賜是賜賄二事各別也

鄭伯勞諸圉 一統志圉縣故城在開封府杞縣南 明統志杞縣南五十里

以繁陽之師 即繁陽之方輿紀要繁陽亭在汝寧府新蔡縣北

敗諸鵲岸 元和志鵲頭鎮在宣州南陵縣西一百十里楚伐吳敗于鵲岸

是也方輿紀要鵲尾洲在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鵲頭山在池州府銅

陵縣北十里山在鵲洲之頭因名

至于羅汭 水經注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于湘春秋之羅汭矣世謂之

汨羅口 明統志汨羅江在長沙府湘陰縣北七十里方輿紀要汨羅江在縣

境分為二水一西南流曰汨水一西逕古羅城曰羅水復合而北出至屈潭復

今按曰汨羅水西流注于湘江謂之汨羅口水道提綱湘水至湘陰縣西南境有汨水東南自平江縣（汨水即平江）今謂汨水至汨羅山分流而西注之曰汨羅口

宿電馮怒　方言馮怒也楚曰憑廣雅釋詁憑滿也洪興祖楚詞補注引子曰憑怒注之憑大也馮憑一也

及汝淯　汝水入淮之口一統志汝水自河南息縣東流入潁州府阜陽縣南至朱皋鎮入于淮亦謂之淮口

坻箕之山　寰宇記踟躕山在廬州巢縣南三十七里按輿地志之東關口有踟躕山昔坻箕也楚子觀兵處

待命于巢　元和志楚有二巢一在廬江六縣其南巢即放桀處列江州潯陽縣東四十二里巢州故城也按九江府志与元和志所言同

六年傳 議事以制不爲刑辟 漢書刑法志序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著于鼎也

聳之以刑 刑法志引作竦之以行 晉灼曰竦古聳字 說文引作愯之 愯懼也 按方言聳獎欲也 戴震以聳爲慫 慫之誤非也 秦晉之間相勸曰聳 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 則此聳之以行義亦可通 杜預不省解爲懼耳 韋昭楚語注聳獎也

而作禹刑 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

而作湯刑 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按墨子非樂引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 君子出絲二衛 按陳仿古文缺之 呂氏孝行覽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注商湯所制法也 湯刑者無此傳所云蓋指祖甲重作

周乃亂政而作九刑)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太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按此成王時也亂政蓋指穆王作呂刑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服云政衰為叔世叔世踰于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按晏子諫篇言辟若子囚此文下言制參辟則知春秋時蓋取三代之制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韓非外儲左上子產為政國無盜賊錐刀遺道三日可反（[illegible]鄭十八年而三人殺二人相者[illegible]者莫之[illegible]也）錐刀之遺于道者莫之舉也

有加遷)不合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兩朱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鴽按此其常禮者武子是否卿則用上大夫豆可知聘禮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遷豆此引此僖武子謂之饗使者無加遷豆之正禮此稱饗加遷豆者殷勤之義也此加豆則當加豹故前鄭饗趙孟具五獻之遷豆此武子之不過三獻而辭加豆也

以其乘馬八匹（句屬上讀）私面（句屬下讀）又鄭伯聘禮所謂賓覿也禮用束錦乘馬此八匹殊致之聘禮賓覿後賓請有事于大夫此致聘君之問也主不（賓不敢擅其事）敢重其勞故就館致饔餼明日賓拜服問卿致君命受幣記據君出請事賓面如覿幣則此傳之私面也聘禮經容問日為之今此逆勞于境故私覿之後即請私面周禮司儀稱有私面又君為君非此義也杜預不服禮與遂以私面為私見鄭伯周禮疏亦誤其說

未抽屋（句）服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按毛詩傳云契闊抽管續擢喪大記甸人徹廟西北厞薪爨廿八年子尾抽桷擊扉是有抽屋之事也

誓曰（句）聘禮若過他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云此使次介假道上而誓也史于衆

亦之前此而讀書以勘古士課為其札記甚精也傳所云吳秋今

師于豫章 此豫章蓋江北漢九江郡

次于乾谿 一統志乾谿在亳州東南紀要東南七十五里

敗其師于房鍾 李兆洛鳳臺縣志房鍾即今關疃集地今關疃北至乾谿百餘里南至潁尾百餘里東南至州來百餘里大師次乾谿故別軍在房鍾為犄角也以拒為亳往來要地矣

七年暨齊平 賈謂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之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廿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北燕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按賈說何休注公羊用之宋人

孫復劉敞葉皆宗之經于下有叔孫婼如齊涖盟為不承與齊平之文但言如齊足矣何用言涖盟乎劉敞之杜說與傳意錯傳存之齊求之亦如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矣齊已請盟年之去僖更進次虢而燕乃行成也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事例不殊

齊侯次于虢 虢與郭通方輿紀要鄚城在河間府任丘縣西十七里漢縣屬涿郡

盟于濡上 水經注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于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按此所謂北濡今名易水也又云濡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又東北逕樂城南東入博水按此所謂南濡今名易水之支方輿紀要安濡

水在保定府完縣西南水經注謂之曲逆水志云在縣北一里有曲逆水經縣東南合于祁水或以為此即祁水之別流非故濡水也此水經注之南濡也又濡水在易州北流出州西北三十里窮獨山東南流支分入城又東南流入容城縣界或謂之北易水此所謂北濡也按寰宇記北易水亦濡水同出窮獨山故其名通稱寰宇記又云濡水在莫州鄚縣西二十里東合易水左傳齊人伐北燕盟于濡上即此處也作安濡水在河間府任丘縣西北二十里今與易水支流不復別為一川此並北濡依杜預至鄚縣入易之文也按水經注于滱水篇之濡水之自下博水亦兼濡水通稱故以下文弁齊與燕盟于濡上杜預注之云是濡水與清陸滱易互舉通稱矣一統志依城河水經注滱水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在保定府安州北即古濡滱諸水下流也又依称州為濡上此並以南濡為濡上也

但水經注之文敘述不明方志所載又隨附右縣不加區別故今 並舉詳證
皆為論次南北各異使學者勿惑焉水道提綱濡水合北易水至新城縣
西境與北易河會此舉今之若而未言之
芋尹無宇　芋者謂其實發在芋注齊人或名全苴為芋詩傳芋大也疏
豈是王君之膳羞乾豆者也唐蓋是田獵所得故數序采芑篇芋尹文
者荊之戰虎虓者也
作僕區之法　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據詩傳僕附也附與隱義
相生也據百官公卿表僕射之義取主射者物之僕主也主亡逃者所謂逋逃主
僕臣臺　方言儓甈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儓或謂之甈
儓即臺甈即僕以其居十等最下故以為醜稱

章華之臺）寰宇記章華臺在荊州江陵縣東三十三里臺形三角名勝志又謂之豫章臺水經注江水又東得豫章口是也范致明岳陽風土記華容世傳有章華臺非也古章華臺在今荊州監利縣離湖上

吾與子桃）齊志太山郡有桃山桃鄉二縣一統志桃墟在泗水縣東南山東通志一作陶墟之雞所處也

辭以吾山與之萊柞）水經注泰吾萊柞互山名也郡縣取目焉左傳曰天之之亡也吾茨萊柞是也名物十三州記曰太山萊蕪縣界之萊柞邑勢此傳文義為順水經注誤記也方輿紀要萊蕪城在泰安州萊蕪縣西南以山名邑即今萊蕪乃傍諸小山矣

好以大屈）御覽八百二 晏子曰楚靈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飲魯君先至与

之大基之弓不稱之理 稱直稱之誤歟 謂大主不稱 既而悔之位舉必書君之云按

考工記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注云材良則句少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則此大屋是也

羽山記要羽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北八十里高四里周迴八里寰宇記羽潭在

朐山縣西九十里去羽山一百步一名羽池之上多生細柳野獸不敢踐又

郡國志云鍾離縣昧城南有羽泉亡殛鯀之處其水恒清牛羊不飲

器之二方彝服之彝三足者圓四足者方按釋器彝總大謂之異圓弇

上謂之方彝圓彝弇上其方彝則大口也以宣和博古圖驗之其文王

彝南宮中彝等皆四足方彝如服說

所取媚也 大雅文王箋媚愛也

以為淫厲 淮南俶真訓傷死者其鬼嬈時既者其神漠注嬈煩嬈善行
病害人

馬鵲 陸璣疏云大如鷁雀長脚長尾尖嘴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
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鉤鵅鵲鵃生江淮間謂取以作脯甚美

高圉亞圉 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
三年命邠侯組紺

亦莫余敢侮 莊子列御寇作孰敢不孰郭象云言人不敢以不孰之事侮之
吳杜預注閔非之言無有余所敢侮之人此自銘不當言今之世侮于己也

非長之謂害 惠之初九案之為元子故云非長之謂子孟非人也杜云不之

匪人 比之匪人言孟政當陰爻履六三政陰履陰文也

名以存利)惠云此初之利後有利建侯文詞本之入則居正出則建侯以以居貞

屬血建侯屬元故之名以為利

八年

蒐于紅)按傳云自根牟至于商衛則蕭縣之虹亭非魯所能至

水經注以為紅即虹非也方輿紀要虹城在鳳陽府虹縣西七十里地道記

云大蒐于紅即此誤也山東通志紅亭在泰安府泰安縣南續郡國志紅

亭在奉高縣西北按此劉昭注非郡國志本文也

葬陳哀公)穀梁疏云滅國不葬此書葬亦以楚無道滅人國陳之滅故

書葬以存之孫復曰葬陳哀公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按二家之說勝

於杜預魯往會故書之說

傳)晉魏榆)服云魏邑也榆州里名水經注太原榆次縣即魏榆也一統

志榆次故城在今太原府榆次縣西北，元和志春秋時晉魏榆地

虒祁之宮）水經注汾水逕絳縣故城北，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明統志虒祁宮在平陽府曲沃縣西南四十九里

遊服而逆之）遊服，蓋遊之服，玄端深衣之類。杜預謂遊戲之服，不知其所謂也。魏志楊阜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春秋時豈有此製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顧棟高表之九年四月陳災，傳火出而火陳，杜以為八年不應閏而誤置閏八月，故四月得火。今考上下傳文，八年實無閏，壬午實十一月十九日，定為傳是而經誤

私於幄加絰于顙而逃）私于幄者，幄中也。哭踊之禮，哭踊則袒免既畢

哀乃加冠經

猶將復由(迪)患之由讀為粵粵顛木之有由蘖之由按說文马部粵木生條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粵枿古文言由枿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枿蓋古文省马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為因由等字王鳴盛後案曰粵是木生條故經傳因之訓為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為生各於傳曰書由由人言書由生于人也

自暴至于暨(賤)孔晁尊詩注暨修迪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在于廣之大廢而祭焉禮之　按內外傳皆以暨為暨賤上世乘以指為虞思非也若是碑寡社暨之生小邪蟬推以為暨即邪蟬耳

宾德于(迪)宋隱引宋哀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封遂于陳以

祀寒浞董子（任氏弑 杜預注）浞使浇作殺於斟夏康伐厝盖在浞以為二王後也

六年傳（又夫濮西田益之）方輿紀要城父城在亳州東南七十里按濮即亳之史

水經注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逕城父縣故城南杜預所謂夷田在濮水西

者也

鄅）与蔡同一統志蔡縣故城在乾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

蒲姑）明統志蒲姑城在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殷之蒲姑齊之前屬者也

肅慎燕亳）晉書東夷傳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一統志長白山在吉

林城東南（寧古塔將軍駐吉林城）橫亘千餘里舊名不咸山上有太白山今寧古塔黑龍江

及奉天府之所統鐵嶺開原諸縣五肅慎氏地秦本紀寧公二年遣兵伐

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索隱曰西戎之君號為亳王蓋成

陽之亂其邑曰陽社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陽陵又有陽陵在縣
平縣西北八里按共國在三原縣平之界方輿紀要陽社在西安府三原
縣西南

豈非弁髦既冠禮既殯主人說髦注以生三月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
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主
飾可以去之按弁者三加之冠弁者其緇布冠既冠而敝之髦則親沒而說
之既說之因弁髦敝矣因而並言之杜預棄弁冠因名可也故不詳髦之事劉炫所
駁確有依據然推杜預之意則有彌縫之意謂並上弁髦按詩傳云髦者
髮至眉內則注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說文髦髮也先儒所訓未聞以髦
飾冠也孔穎達等作左傳正義其底蘊罕窺乃全吾學問未也

后稷封斄（玉鄭于）言周自后稷積功累仁封殖此天下一旦々我樣々余
一人不來難于杜預謂后稷不耕墾者而俾我書收今無文理
歲五及鶉火　外數五
辛于戲陽　從走魏郡內黃縣有羛陽聚水經注白溝自縣西北流逕戲
陽城東世謂之羛陽聚一作走戲陽城在彰德府內黃縣北
請佐以侯尊　疏禮命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注執冪
者執以尊覆大之冪又撤冪禮之勝觚于君者惟卿大夫其士賤不得勝
觚故房謂之佐以侯尊周于執冪之役凡設賓及勝觚執冪者舉冪酌
已執冪者反冪又云以兵爵後士有執膳爵者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
以進公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膳宰其士亦執膳執散之等之道與

東晉王羽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有銘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蓋杜

舉之遺式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玉藻注子卯稷食菜羹則知人君以爲疾日自貶損

也又大喪禮云哭不避子卯則知他人孫出事而哭亦避此日也

味以行氣　素問陰陽應象論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味

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

其以勦民也　廣雅釋詁勦勞也曹憲曰勦子小反又楚交反疑誤也禮記曰

毋勦說鄭注云勦猶擥也是取人之說以訓爲勞則爲用勦民之說是勦从

刀而勦注力明矣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勦絕之勦從巢從刀音子小反截也

不從力按據說文刀部剿絕也周書曰天用剿絕其命今書作勦而釋文

又讀子小反子六反許氏以叉爲音甚明漢書李夫人傳介樣俛而不長字從

誤從木旁亦音子小反明陸氏之誤稱觿矣 勦勦吾子小反亦非也字義

既別不得同音然則勦得從子小音勦民從楚交音諸家多誤

十年傳 有星出于婺女 星經北方須女四星主布帛爲珍寶藏一名婺女宋

史天文志客星犯須女兵起女人爲亂守之宮人憂誅使有兵流星犯須女

女主死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李雲霑曰當如芋尹無宇之斷王旌斷其旂也按

韓拙新序義勇篇王去之旗僕于地 今本脫此句今知古注家故事引有 國君之旗齊于軫

大夫之旗齊于軾

戰于稷 史記索隱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在山東 通志稷山在青州府

臨淄縣西南十三里上有稷祠或曰齊稷門稷下之名以此按戰書宜為

稷門

蘊利生孽 惠云大戴記曰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

而反棘焉 山東通志棘里亭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境

与之夫于 通志夫于邑在濟南府長山縣西南二十里夫村

孫斬焉在衰絰之中 惠半農曰杜預既葬除喪之說至此乃窮按後作

遁辭下之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已畢矣葬与卒哭為時無

幾謂大夫何不少待按杜預于僖卅三年注說葬及虞則免是即以初虞

為卒哭矣之說葬未卒哭則又知虞与卒哭異日矣其說特除喪必在

葬後之說已自前後矛盾 乱 猶叔向辭大夫請則在卒哭後不能久延至卒

哭可見則叔向當示其期子皮之幣亦不至淹久而耗費矣

十一年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杜預云蔡大夫深怨以楚子名告故此則春秋書法般有可討之罪不於今日也誘而殺之又非討惡之義也蓋譏蔡而執其世子用之狂之殘暴則加惡焉以身是弒君之賊而蔡侯般勢耳故生著其名以寓誅絕之義蓋聞赴者于聖人之旨 校杜預本救杜預之罪得矣

盟于祲祥）棄蔡之書在兗州府汶陽縣徃據祲祥者即大庭氏之庫魯國以望祲祥故遂名為祲祥應在曲阜縣

傳遂氏之遂）遂氏當是傳子正室使二女助之為其遂或遂氏是侯子別邑使二女別居于此名遂也故下宿于遂氏小宋程廣言遂侈也

朝有著定）義禮疏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東箱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士進北面不改之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者此是士之定位士賤故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

會有表）司常職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鄭注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晉語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是謂會有表

衣有襘）韓若衣皆謂之襘注交領也方言衿謂之交注衣交領也按交領當爲右左衿所合故謂之襘　襘說文襘帶所結也

帶有結）玉藻注結約餘也疏云紐約用組者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物穿紐約結其帶並用組爲之闊三寸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紳長三尺解

長三尺約經脉但亦長三尺

秋不過結稽之中)高不過稽身不過結

無守氣矣)氣不守其分則死列子黃帝篇是純氣之守也

于陶山)方輿紀要蔡陶在汝寧府上蔡縣東十五里周二十里

不羹)一統志西不羹城在許州府襄城縣東南二十里東不羹城在南陽府舞陽縣西北

十三年

北燕伯于陽)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方輿紀要陽城在保定府完縣東南五十里

侍)北燕伯款于唐)一統志唐縣故城在今保定府唐縣東北

有澠水還)方輿紀要澠水出臨淄故城西南之申池分為二流西流曰系水北流

回滹水至博興縣界入于時水 齊乘滹水即今臨淄西門中池内北流東㨗柱厓為伏琛九里十六渡過桂莖北小清河入焉又北至博興縣達入時水

俗道于鮮虞 一統志新市故城在真定府新樂縣西南古鮮虞國縣志在縣西南四十五里新城鋪

遂入昔陽 劉植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而孔疏反復辨之專誤杜預樂平沾縣之昔陽並其誤不能當劉之辨核也顧棟高以下曲陽為是昔平沾縣志中山經遂為非彰御 改昭二十二年荀吳略東陽襄二十三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乃晉山東之地在魏郡廣平以北 古冀地屬冀州晉之東陽地 則荀吳略東陽入昔陽滅肥滅鼓同在今晉州無疑不得移昔陽在沾縣也是劉氏較杜以昔陽為鼓都非肥都則有素據之而非也鼓與肥同在下曲陽縣故左傳漢書注司馬彪郡國志俱云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有昔陽亭

子所都後人連而讀之遂謂鼓子國有昔陽焉傳之入昔陽者入其國都
君五別邑其時肥未滅也漢志真定國肥纍縣故肥子國即其別邑至八
月壬午乃并滅之而以其君歸入焉滅焉之事則肥國有二邑矣昭二十二年
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昔陽非鼓地故鼓不為備晉得襲滅之若如
劉之鼓都則晉已至甲子國門何得復為偽糴面之襲之也方輿紀要承杜
預酈元之誤遂指晉州之昔陽為鼓子所都指山西樂平縣之昔陽為肥
子所都並樂平之昔陽去鼓城三百餘里西隔大山又元和志之昔陽城一名
夕陽本非定稱其名偶同耳顧氏依違劉炫杜預之間則愈紛錯矣劉昭
郡國志注文子下昔陽縣下引杜樂平沾縣之昔陽此殊不辨黑白者矣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　　吳沈欽韓學

十二年傳)枚筮之)疏云或謂沈吉凶為枚雷總卜故杜枚言不指其事沈卜者非也周禮有三易之筮洪範有三占從二之言偽孔傳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金縢云乃卜三龜一襲吉此枚卜而並吉者也

以為大吉也)惠云坤之比為乾二升坤五故以為大吉乾文言中九二升五之義云乾德而正中者也二升五故曰正中

外彊內溫　云　信也)乾二升五故外彊坤五降二故內溫和正即利貞也乾二升居五坤五降二利貞之義故曰信坤五降居下中故曰黃裳

外內倡和　云　三德為善)二五相應故外內倡和三德謂亨利貞也元為四德之一善成三德故為善也

參成可笠 乾二坤五皆中也故曰中美元謂乾元乾二居五故曰上美坤五降
二故曰下美乾坤合而成注故曰參成可笠

生之杞子 杞柳生于水旁非園圃所宜杜預注拘杞非

次于潁尾 尚有鐵擔潁水在潁州潁上縣南門外亦曰沙河東南流至正陽
鎮入淮謂之潁口即春秋之潁尾也鳳臺縣志今為潁上縣之八里垛與縣
境之楊家臨界造亦謂之潁口

次于乾谿 乾谿在亳州東南江南通志在東南七十五里

王皮冠 楚子注皮冠弁之冠引周禮注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
高尺寸搦周禮司服職王司則冠弁服注冠弁委貌也麟案義圖以為主
冠則非此皮冠續漢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

巾

高唐任卑鉦姜兒以卑飾為之故奔以庶史為之按列子楊朱向居北國之
人福帶布衣 之史冠則後世所謂幘也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
秦經陶畢被 秦服官所造被字聞帳以畢羽為飾也韓名帳被之被
之扇皆不及下也說苑善說篇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
翡翠珥集翠裘
僻在荊山 御覽一百九十二 秭歸縣西有丹陽城周迴十餘里即熊繹所居
是四國之 劉曰楚辭作三城無四國也假使不善有二或當前後遷為非是
並有二也古四字積畫四畫為三秦書從日楊者從新書楚靈王問范無
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楊九年
遷方城外人于許 許昔已遷葉今言四國則許會在其中
摩厲以須 漢書梅福傳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祭公謀父　逸周書序周公云沒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
公即此祭公謀父也

獲彼于祇宮　紀年穆王之年十月築祇宮于南鄭十八年王居祇宮諸
侯來朝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穆天子傳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注今京
兆鄭縣也

克己復禮仁也　王應麟曰左氏杜闕闕里遺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啟
本攷證臣照按困詩曰教之誨之及老先聖先師之嘉語也者論教子田

請事斯語　冉子曰請事斯語知此者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語也故曰請
事斯語王應麟不本左氏以解魯論務因魯論以疑左氏非也

十三年于平丘　水經注縣故衛地宋字記平丘城在開封府封丘縣東四十里

一統志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五十里

傳因正僕人 即僕人正也大射禮僕人正徒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

次于魚陂 秦策北有甘魚之口方輿紀要甘魚陂在沔陽州景陵縣西北

羋姓有亂必季實立 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熊霜卒三弟爭立而少弟季徇立至杜敖杜敖其熊惲惲殺杜敖自代立是為成王索隱引譙周云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是有楚國者常在季之

賓須無 管子小匡篇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司理

會吳子于良 後漢志良城春秋時曰良方輿紀要良成故城在邳州西北八十里

侯叔向蔓 蔓亦内也

鄭伯男也 服言鄭伯爵在男服也按周禮當展曰鄭伯南之子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之封鄭在畿内畿内之諸侯雖有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韋昭引此傳以子產先云甸服謂在南服者是也禹貢二百里男邦孔傳云男任也白虎通云男之為言任也王肅家語注云男南古字通用則服言是也惠氏春表據公羊義云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

然周王遺故不從周禮别立評說子產方与晉爭王制何為遠徵耿注

鄭司農之說非也

奉君飲冰 莊子人間世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陸某曰此盛夏之六月晉人以蒙叢季孫故當不堪其熱而飲之以冰不當以為前智也

侵鮮虞及中人 後漢志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有左人鄉若從按大篇作人老人中人從南道應訓作尤人後人據書注作左人中人彼時誤也方輿紀要中山城在保定府唐縣西北十三里峭嶺上括地志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左人城在縣西北四十里

房中 一統志吳房故城在汝寧府遂平縣西故房子國

歸于蔡 自此始居新蔡一統志新蔡故城在汝寧府新蔡縣治

陰館于西河遇晉之地在河東西河則在今山西吉隰二州之西岸為陝西延安
府綏德州同州府皆是也秦本紀孝公八年魏納河西地正義曰同丹二州
丹州卽今延安府宜川縣方輿紀要黃河在縣東八十里其上源自榆林衛
西南流經葭州綏德二州之境又南歷青澗延川及延長縣三縣並屬延安府入縣
境為山西吉州分界又南流入同州韓城縣界府境東面之險也按戰國
時魏有西河之地其記為西河守蓋自華州以上瀕河西岸皆其地也張
守節謂西河汾州者此舉漢魏以後西河郡所治非春秋戰國時之西河矣
其若之何且達孔叢儒服篇大姦之人以詐自信辯人懦夫以詐若愛
當年其欲其石于壹慝杜預云壹慝乃亂君為壹故名惡之客鍾䝱曰
郊公子代又王之子其壹慝君之壹必召蔭臣也壹慝既為君故耳須莪下

傳

孝而書者表怵死者怵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卻正辰表不成而不能正之以禮備俗乃釋謀為亂而不能禁為之防身確為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攷家氏之言推究詳盡可杜說則寬于逆君之賊而罪其死君之臣獎亂成基是司馬牧族王経之映起也

甯孫蒍　呂覽主術篇注甯刺也漢書禮樂志注甯祐也

歸罪邢侯　周禮鄭司農注引作歸獄邢侯鄭君云歸歸也

斷之鬻獄　周書酆謀解十敗六曰佞說鬻獄

乃施邢侯　服云施捕劾也邢侯已服劾劾者列女傳作族邢侯晉語韋昭注云陳尸曰施[illegible]章[illegible]馬歸篇表孔施言義施或作旃施裂也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歷推之

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

傳 拜戎不暇 拜讀爲勿翦勿拜之拜箋云拜之言拔也廣韻作扒扒拔

此本上作拜此字自拔于戎不暇

密須之鼓 方輿紀要陰密城在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志云古密國也姞姓

周氏前篇說引氏自擇其主而事文王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晉語秦伯納公子董因迎公于河韋昭注董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者據有董史別董是人名

點也杜作董督之督今讀若以董之統句為杜之誤

三年之喪二焉 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注云不言適子通上下也言天子以至于士也當次喪服爲正體又將傳重重有三義乃加其服又杖期章爲妻

喪之夫爲妻年月禫杖上與父在爲母同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按

父在為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則其喪之亦以三年之故
喪服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云左氏傳云三年之喪亦稱達子
之志而言三年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
此三人為喪主也然則君所主喪非獨妻與長子猶適婦亦服之喪服傳適
子父在為妻不杖鄭云以父為之主也杜預云天子絕期不知所絕者乃旁
期后之喪非旁期也
三年之喪雖貴達服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其為父母與為社稷者
雖貴達服無論矣不杖期章鄭云降有四品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
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云天子諸侯為
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

天降一等此太子王后之喪亦當達三年之服今王以其卑幼而不遂故子王性

弟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誤說了叔向語意大隔碍矣

以喪賓宴）宇宋譏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聘禮遭主國君喪不

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饗饔之受遭夫人世子之喪次遭君喪則喪中饗

宴非禮也

十六年 傳戎蠻子殺之）續志河南新城有郟聚古鄢氏今在蠻中方輿紀

要蠻城在汝州西南故戎蠻子國

傳 春王正月）按傳有此文而經無春字三字傳注皆無不書王正月

之說此經有脫誤

至于蒲隧）續志下邳取慮有蒲姑陂續志蒲隧陂在泗州西北取慮故城在

徐州府睢寧縣西南

甲父之丘 山東通志甲父亭在兖州府金鄉縣西北括地志古侯國史帝之後一

緍之丘縣南

非不敢大字小之難 服虔字小之難以下為義解云字者養也言事大國易養

小國難 按服義言養小國須有禮也亦以為大異而疏家駁破之云為

未詳雜經辨句何注述 大典服氏之學行于北方且四百年積而久之排

按述之康失良可謂疏

若君大夫 王列國時亦有財物闌出界外之禁

唐以比橘 廣雅釋詁唐以比皆訓代按唐用備以同假訛傳訛甚也比

今也

蒸藋 說文堇草也讀若釐徐鍇按字書朔藋草一名堇也五藋雚釐草也一曰拜商藋徐鍇按爾雅注商藋亦似藜依爾雅疏藋也說文釐草之釐即上堇字之誤今其說引說文作堇草失之矣邵晉涵爾雅正義今以藋莖有紅線葉頭青其背則白葉有黑點其芽汁矣四月初生可食五月直上數尺秋開細花色白結子 齊民要術詩云北山有萊詩義疏云萊藜也莖葉皆似菉王芻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譙沛人謂雞蘇為萊 按說文萊蔓華也徐鍇按爾雅釐蔓華注未詳釐與萊音同古通廣韻並云萊藜也亦出白虎通曾子之妻藜蒸不熟

之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食 是去晏氏之六月當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 大衍云當在五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新唐書之是歲六月晦

朔加時在酉一十三分二千六百七十五分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戰于長岸　方輿紀要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夾江對峙如門之闕亦曰天門山郡國志天門山一名蛾眉山在

秋昭十七年楚獲吳乘舟餘皇盡也

傳　在此月也　平子以為宜在夏之六月非周六月故太史言是周之六月也為行夏之正月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是正陽交起初始日後至建巳之月為純陽亡陰爻而陰侵陽為災以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

嗇夫馳　嗇夫之名不經見于逸周書[illegible]又管子君臣上篇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注吏嗇夫謂檢束群吏之官人嗇夫[illegible]

檢米百姓之官故史嗇夫印漢之諸官某嗇夫民嗇夫列卿嗇夫也靜冠
子五秩爲五卿爲縣之有嗇夫治爲此列古制亦述書所云者也
少皞摯之立也）漢書律曆志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
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德王天下號曰金天氏路史注青陽少昊之父
也黃帝頊少昊之青陽之裔則少昊為青陽之子倩為是少昊亦號
青陽帝王年代紀以少昊為帝青陽在世說以為又別其通鑑外紀
命曆序曰少皞傳八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
爲鳥師而鳥名）周書嘗麥解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伯趙氏）夏小正五月鴂則鳴鴂百鷯也鳴者相命也藝文類聚通卦驗
曰伯勞性好單棲其飛㚇其鳴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呂氏春

秋書謂隹北晉夏至後有陰雨穀托棲之于林而鳴其上

青鳥氏 通雅驗雨水鶬鶊鳴則鶬因知時之鳥或是鶬雉青質者夏

小正正月雉震呴

丹鳥氏 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也禮記疏皇侃以為丹良

是螢火非也予疑翟異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一說

之鵔鸃又謂之鵔鸃說文鷩赤雉也鵔鸃鷩也

祝鳩氏 說文隹祝鳩也或从隹一作隼爾雅翼之淮南子林 按說 鳥力時曰

而服子隼禮記作雉南本作雛禮記鳥鵃小子鳥而過島俗名鳥之弟者今解云雛右

類引釋鳥隹其鳺鴀按鳺鴀是隹也音錐鵻之雛此說从鳥自為隼通

本草之鵓鳩鵓鴣者是矣 鳥傷之雛 詳見爾雅翼 今作鵓鴣古狀殺 是非此禮記祝 說文說也

職方彙考

陸璣疏云鵻其小鳩也一名鵓鳩幽州人謂之鶻鵃梁宋之間謂之鵻部

晉潘岳曰鵓鳩之文謂之鵓鳩毛傳云鵻壹宿之鳥今鵓鳩栖息有定今俗

謂讀列曰鵓鳩定矣據陸疏云鵓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

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爾雅翼其拙者莫如鳩之拙亦不能為巢纔

架數枝往往墜卵無巢不能居今人辨其聲以為天陰往云 左傳疏及釋文

古祝鵻 御覽羽族部引百奇祝鳩又引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杜預以為布鳥

如鵻字

雎鳩氏 陸璣疏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史記正義王雎

今曰鶚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邵晉涵曰今鶚鳥能翱翔水上捕魚而

今俗世謂之魚鷹其鳴緩而和似與白鷺相似而色蒼非白鷺也

鳲鳩氏 呂氏春秋鷹化為鳩注云鳩蓋布穀鳥列子天瑞鷂之為鸇鸇之為

布穀布穀又復爲鵴陳藏器本草云二名郭公北人名撥穀布穀以

穀雨後鳴農家聞其聲以趨耒作矣古今注鳲鳩一名鴶鵴

爽鳩氏鷹注鳩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不祥翼其鷹正月

則化爲鳩秋則鳩化爲鷹故道有鳩名在五鳩之數

鶻鳩氏陸璣疏鶻鳩一名斑鳩小鶻鳩而大項有繡文斑方言鳩大者謂

之鶻鳩斑鳩青毛詩注鳴鳩斑鳩也鄭箋云鶻鳩小謂之鸐鳩似山鵲而小

短尾青黑色多聲廣雅謂斑鳩誤矣部書謂之鶻鳩春來冬去斑

鳩則四時有之是鶻鳩非斑鳩也本草拾遺鶻嘲其首小鶻其形小鵲之鶻

也其聲明嘲其尾屈促其羽如纈繡故有詩名鄭箋以爲鶻鵰

非矣

五雉　服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按揚雄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即辛夷耳釋詁雉陳也邵晉涵聲近者其義同喪大記云夷于牀鄭注夷之言尸也雉即為夷夷之訓為尸尸亦陳也是其相訓也

九扈為九農正　扈說文作雇或作鶚籀文作鳸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百李人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為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稍與賈逵說異孔疏駁賈為果驅鳥為鸛驅者之說邵晉涵釋之曰古者重民衣食不離以果不熟為荒九扈為農正種果蠶桑

設官董率于事無不便宜然亦就果園蔬室而於播種桑扈之職

載驩誠不依耳目雖周無功隨地設官如漢制鄉三老嗇夫乃應及者

天之下何以可因是謂九扈之官也祇有九人也云者乃說數鄭進之季扈係

謂青雀七名蠟嘴性慧可教桑扈之屬多在苗木故名行扈者多在

以雞為如雞雖然不飛去宵扈者能傳夜故名

涉自棘津〔元和志黃河西自新鄉縣界流入汲縣南七里謂之棘津

亦謂之石濟津水經注晉伐陸渾于此渡按今衛輝府汲縣

其衆奔甘鹿〔方輿紀要鹿蹄山在河南府宜陽縣東南五十里甘水出

焉[illegible]之疑甘鹿以此得名水經注鹿蹄山在陸渾故城西北以傳文證之

似亦可據

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惠云六物之占四字或是覽不試注謂石經傳唐石經有此四字係旁增御覽公羊十五年因云賈服有此四字）

瓘斝玉瓚（三禮圖云斝受六升以主瓚酌鬱鬯說文瓘玉也春秋傳曰瓘斝和以瓘爲斝注疏不出此杯之和非）

十八年 邾人入鄅（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北故鄅國齊乘在沂州北十五里）

許遷于白羽（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此春秋時楚白羽地）

傳 昆吾稔之日也（紀年帝癸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陽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方輿紀要昆吾城在大名府開州東二十五里）

登大庭氏之庫）宋字記大庭氏庫高二丈在兗州曲阜縣城内縣東一百
五十步
△弁良及也）服之良能也弁良及者不能及也疏以為良是誇辭能非良之
訓按良是善之即功能義相足也孔氏妄人反譏服妄言乎
△禁舊家勿去于宫）高誘時則訓注傳曰禁舊家為而納情也有新家被去
之為藪叢也
△大人患失而惑）至能無亂乎）按文當謂大人已有患失之惑心又將謂之學
不害不害則不學之志益堅矣此則一切苟且而維不張國乃滅亡之杜
預謂學而失道學豈有失道真悖妄也陸粲又謂大人懼違道衆而失位
心志惑亂失衆即不學何至患大人之學而有失位之患此皆不達道理

絓之以度而量之）言因其漢書蘇武傳云革橐囊之注云謂藏之也劉

云絓謂絓麻不律為布作繐之法有小繩記其升綫經絲為布繩也所絆

人不肯棄之積而藏之根絓辟繚也絓者以磚累之為經緯也度丈尺也

絓時為城高下之度而藏其之

剡杖謗外）言杖謗外剡侄以繩杖土而身未嘗陷也杜預為辟侯之

鉄出為分刳之義身言不離城何得言散謗子名楊侯之載説子名式字

據他人宜其辭字可式者不能請為一杜預世家不識字之義

請曰無追乱门）言説孫乱篇詩曰無追亂門注云追訪也周禮太子晉曰無

追亂人之門

營罷死持）文子上仁篇民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淮南主術訓文子作持

「漢書功臣侯表序死為特虎毋死韓之義

洧淵」水經注洧水又東為洧淵下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

續志洧水俗曰雙洎河自河南府密縣南又東經新鄭縣北至陳州府西華

縣入潁水按水道提綱溱洧水經滎陽水會南來之磨河即古溱洧說水合後名小安

書河渡洎河源出密縣南東至新鄭縣城南經扶溝縣城北東入賈魯

河滎陽水經中牟縣城北以下俗名賈魯則洧水不能逕潁而康氏不以洎河為洧水未詳

宣子罕布于竟」韓宣聞景曰請曰忠于宣子宿于市

中牟自鄭出奔宋」寰宇記大棘故城在曹州東氏縣西北三里故名宋之鄭

城又按汶石大棘城山東通志鄭城在曹州府菏澤縣西北二里

傳已丑日南至」疏杜預注命曆序昭二十年庚寅朔旦日至長曆一日 [illegible]

循文而失其義也
過期三日）陸粲曰大將廣發之句不便于兇黨除大將不忍毀府故遂　闕
言須于座父之而有後命也杜預謂當以不得過一時其非也
構並授兵登陴）漢書文帝紀構然念外人之有非孟康曰構猶介然也其此
構之義同
許不肯予楚）許乃不還遂則不為楚所專方杜解許自以舊國不肯從事楚
詞令之句者不能辨
元年　許世子弒止其君買）蘇轍曰今律過失殺人以戲論過失殺大父母
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亦死又子之親許以據論至于君臣則據不
得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按唐律十惡六曰大不敬注云合和御藥誤不如

本方及封題誤及進御繕誤札合案

傳遂遂陰于下陰遂陰縣漢屬南陽郡魏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義陽郡晉志云太康中置水經注沔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一統志在襄陽府光化縣西

遂大城城父杜預云今襄城城父縣城父書作父城在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漢屬潁川郡晉分潁川置襄城郡據傳之城父府志屬許續志屬汝南杜預誤

莒子奔紀鄣淮安府志紀鄣城在海州贛榆縣東七十五里據紀鄣山在縣西北七十里一統志云當在東北未詳水經注淮水又東北為游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故紀子帛之國也

秦君尚　顧棟高謂是江寧府六合縣故堂邑亦非也此當是楚遊方輿紀要

棠谿城在汝寧府遂平縣西北百里史記正義谿城在豫州郾城縣西八十里

使請所聘[illegible]　請者聘與君子齊侯而齊侯者以括[illegible]張[illegible]謂[illegible]聘之[illegible]云

日是已齊侯也

戰于鬼閻　寰宇記閻今名城在汝州西華縣東北三十里

齊侯疥遂痎　周禮疾醫夏時有癢疥疾[illegible]疾[illegible]秋時有瘧寒疾疏云[illegible]

陽用事五月已後陰氣始起於此陰氣始起陰氣為中之疥有中瘧有疥瘧之疾

於素問生氣通天論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夏傷於暑秋爲

痎瘧之論風之為痎瘧也相[illegible]同數疥之病[illegible]昌黎集

宋醫書[illegible]痎作[illegible]是老瘧也[illegible]所謂三陰瘧

聊攝以東 水經注 東相縣曰聊城縣東北二十里有故攝城也世謂之聊城二十五六里許 山東通志 聊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北十五里 攝城在古聊城東北二十里 城東西三里[illegible]里南北二里 東西隅有金城

姑尤以西 水道提綱 大沽河出登州府黃縣東南之虛山 西曰姑尤山之源并導 會南流經萊陽縣西 稍又西南至利家莊西有小沽河自西北來會南流至膠州西麻灣口入海 此沽河即古姑尤水

侍于遄臺 齊乘 齊城記 遄臺在臨淄縣東一里 通志 在縣西五十里 今名歇馬臺

一氣 服虔 歌者氣也 楊倞 漢律歷志 截管為律 吹以考聲 列以物

道之本也 侯氣之法 為室三重 戶閉 塗釁必周 密布緹縵 室中以木為

本上律在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歷而

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灰則氣者青律之元也

二律）律呂有陰陽

三類）三類者謂天地人也周禮伶州鳩曰紀之以三注三天地人也古紀聲合

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謂人神以和

四物）物猶事也即詩之四始

七音）律有七聲者所以紀陽氣之和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

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

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通曲樂之三　自殷已前但有五音變宮變徵

二者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音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之者和也律

呂新書云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和故於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于自然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

若琴瑟之專壹　壹之董遇本作摶按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算地篇民力摶于敵則勝五基壽字

逢伯陵因之　山東通志逢陵城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四十里齊東之逢伯陵商之諸侯封于齊

萑苻之澤　水經注役水又逕中牟澤即鄭太叔攻萑苻之盜于是澤

廿一年宋南里以叛(逆)杜注南里在今歸德府商丘縣境按南里即新里

傳(逆)葬大子于木夫往往在畢(逆)喪大記婦人死於正寢子生于東方卿大夫之子

注主于東方疏云世子生于東方謂以寢內戶東諸侯以上往以般殯命康王

入其室恆宅宗不宜卿大夫下俱在室內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

逆從主人之從也　欽按　按喪禮婦死主人入坐于牀東既夕禮主人在東

西面又云入復位注云主人自死至于殯自啟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恒在西

位以此準之士之君殯在內位則國君世子在內位可知也喪大記大夫之喪將

命夫命婦則皆立是國君之父母兄弟皆立可知也傳言大子朱則在外可

知也

昭四年為十一年(逆)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禮云大夫主介五

牢依禮考剡五牢者秋時以大國之使不敢循其故常已加為七牢杜預
言命數為七牢蓋諸也掌客之法以侯伯之命故聚俱七牢耳大行人職以
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
四孤卿大夫士也是卿大夫只論爵不依命數也知者以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傳言晉襄公以三命之大夫居將軍中軍是三命為故業耗饕飱張命
數列傳止三牢耳所謂稍稍則變有收而損也
華柱鄉渠諸稜 水經注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光積聲相近
華氏居盧門 續志睢陽縣有盧門亭
子游口 方輿紀要游口亭在歸德府東
公子若雎 集韻平二宰雎馬名姑南切雎即雎之省耳 說文稍屬

揚徽者公徒也 說文作微云幟也以絳微帛著于背尉繚子經卒令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伍章亡章者有誅又兵教篇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隋書禮儀志大業七年詔軍各以帛為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為記盡有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廝隸悉以帛為幟于衣領右軍記黑亦此徽幟之流也

于新里 寰宇記新里縣故城在開封縣東二十里隋開皇中分浚儀縣置新里為名一統志在開封府東本春秋邑也

戰于赭丘 續志陳國長平縣有赭丘城一統志長平故城在陳州府西華縣東北十八里

呂封人華豹 為呂邑大夫華氏之族名豹 江南通志呂城在徐州北五十里

不死伍乘 射從子來伍乘之人為伍共一乘亡伍而得伍者之 謂同伍盡死得救者言之

通鑑相抵 得伍而不亡前者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 此從左氏杜註新書軍法也五甲一人當男先入不赦赦之辟

七十八人俱折

廿二年 王猛居于皇 續志河南鞏縣有黃亭在汜水劉昭曰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皇杜預曰在縣西北洛陽註亦相猜曰鞏城北二里有黃亭、

入于王城 王城即河南縣古成周案王城成周之汲陽縣為洛陽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王子猛卒 林從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嫡之人也言猛所以別庶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杜預言未即位故乃得僭崩

癸酉朔日有食之）一行大衍曆以爲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志云杜預以爲
癸酉非是

傳）無亢不衷）以重任注亢舉也項籍傳注亢讀與抗同於傳哀若也

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言子人爲犧則難己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子於
害于己注疏及鄭冀路史並同

鄩肸伐皇）水經注鄩城蓋周大夫鄩肸之舊邑又潩水出方山潩水亦曰羅
中並肸之鄩羅之舊居方輿紀要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

敗績于前城）水經注伊水逕前亭西昭二十二年晉箕遺等濟師取前城軍
之事相錯固也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爲泉一統
志前城在洛陽縣西南又曰泉亭

廿三年 于雞父 水經注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昭二十三年吳敗諸

侯于雞父者也 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南

傳 晉師在平陰 方輿紀要平陰城在河南府孟津縣東一里

邾人城翼 山東通志翼城在兗州府鄒縣東北費縣界

邾自武城還 山東通志武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

莒子取業 續志注地道記曰業城在莒縣東 續志業城在莒縣西

十里

敗劉師于唐 續志洛陽縣有唐聚

敗蒯 續志河南縣有蒯鄉

以其伍侯 賈云五侯五方之侯也敬授民時四方中央之侯王肅云五侯山侯

林侯澤侯川侯平地原之量遇云五侯之四方及國中之每謂之衷林之周

書程典圍其疆附其任侯　鄭注　按淮南時則訓九月官候任候望

也是月繕修守備搭曰官候漢書晁錯傳使五家為伍伍之有長十長一

里里之有假士四里一連連之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之有假侯此任侯之法也

廿四年傳隋不克其將旅也　皇矣詩傳類類之正義云左傳崇記杯

詩類皆作其標詁類其定也

津人得諸河上　秦始皇本紀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使者

奉璧具以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此事相類

廿五年鸜鵒來巢　爾雅翼鸜鵒小鳥而有幘孔穎成群多聲守書瑁

之喇喇鳥或曰身首皆黑惟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字書之八云性

好淫其行列則以足相踏往往墮者相連而下此鳥春去冬居不啄穴處
晝巢者若其居不穿亂不即去之則焚之 謂 係五月鸛鵒之毛羽新成取
養之以教其語 五月五日 俗謂之花鵒

次于陽州之野井 山東通志陽州城在泰安府東平州東北境野井亭在
濟南府長清縣東北四十里觸水經注濟水北逕平陰城西又逕盧縣
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是平陰
在野井之東又已越齊侯所約之平陰而逕至野井齊侯所以訝公

傳 宋公使昭子右坐 疏之哀禮之同宮延賓于廣西東上此設公席
于阼階上西鄉是禮也公西鄉賓南鄉今公使昭子右坐今在宋公之右
並主宋公之北皆西向以相近 疏在坐未盡移席于廣東即是宋公之右席

鄉飲酒之義禮記之義四方之賓盛賓必有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為坐

則別于右為左宜今移席于東南向並于公為右宜也

坐介佐燕禮主人酬賓下後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此蓋介佐

蓋即介大夫媵爵者也所以佐君為賓歟

又為九章之王鳴盛後案曰此即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在歌則謂山也龍

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九章鄭以為華蟲藻為兩

華蟲之中何以取于華方循多其說一蟲數是多作峯蟲之一云將何

所指其說二山在龍上為在為卷冕華蟲為二為在其為鷩冕除去

宗彝為在其為毳冕捻諸司服之文展轉不合其說三語詳于鄭

為正

好惡喜怒哀樂）翼氏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按漢書翼奉傳六情十二律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白虎通北方陽氣始施故好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南方陰氣始起故惡西方萬物之成故喜上多樂下多哀也按在上為陽在下為陰三說大抵相同惟董子陽為陰舉篇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此從經事理與此傳異也

屬閒文武之世）惠之文武史記漢書作文成正為魯先君時書謂周

之文武則太遠矣書是傳寫之訛論衡亦作文成按唐石經宋本並文成
徵褰與襦（疏）方言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襦齊魯之間謂之䄪釋名襦
煖也言溫煖也按襦即今所謂襖而方言謂之曲領未詳
季氏介其雞（疏）賈氏擣芥子為末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鄭司農云
介甲也為雞著甲呂覽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淮南人間訓注
芥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二注不同正義用賈鄭之說
為之金距（疏）呂覽注以利鐵作鍛距沓其距上又淮南注金距施金芒于距也
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疏）呂覽注禘大祭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者四十八
人于襄公廟之人皆在季氏季氏僭也陸粲曰周衰禮廢諸侯異祀並
有禘嘗于耽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疏）道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上

要稱別主廟證之彤伸 枝傳通言數事為破疑由不必定在當年也

禘即是時祭不必定為大祭並諸侯五廟次及襄公之禰廟而萬者二舞不

足也所以不足之緣季氏皆有私祭各其家之禮君祭孟月臣祭仲月季氏與君

同日祭又故用樂舞論語所謂八佾舞于庭以私廢公此大夫所以怨也案謂

禘必大祭者在襄公一廟則將事之先往卜戒期百司充其署群有司不

應除舞季氏於惟在萬者二人也萬者禘一廟季氏雖不往不應俱奪

君來舞致令大禮不成叔孫歎數群經當以禮通之執傳文句乃通禮

也其仁保人衆當作八舞天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四人為不成

列況二人乎按二人二八雖有多少其乏事無君之罪則一也

如闞 通志闞城在兗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

待于沂上　水道提綱雩河即洛河之沂水源出曲阜縣東南之尼山下北流

數十里折而西北六十里又西流經曲阜南又西南至兗州府城東南注泗水

大沂水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之東顏沂山經沂州府城東而南又西南入江

南鄣州界經邳州城南西入運河

執冰而踞　北堂書鈔詩義問云掤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奔于茲縣　水經注注沭水出風俗傳曰外黃縣南有渠城乃春秋為宋之茲縣

里故宋之別都矣按外黃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六十里

遂奔鄆　山東通志鄆城在泰安府東平州東南四十里

赴于季氏　此遂本繫于季氏果邑大夫上計者又別

季至郈卷　一統志通城故城在東昌府莘縣西南春秋時卷邑後魏

太和時置袁州遼城郡

甚平傅遼鏄一如鏌遼說文鏄曰鎛名也聘禮注鎛之正為之令之鏄也並

積書鮮白說文與鄭義同也按周禮羽人受羽十搏為鏄注云鏄羽數束

名也雅十羽謂之鏄此鏄並亦二兩之都數也陳祥道禮書引作鏄之為

一鏄羞謂即束鏄之鏄此不識字者也

百兩一布遼鄭司農云布泉也按許布為泉則百兩之債不可通百兩為一

布其大凡之數錢三一泉也禮幣則布之

欽曷子淄者遼水經淄水注又西逕成城北又西逕陽閣城注汶水一統志按

水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即今小汶河源出泰安府治東南泉河集至寧

北右從中流出 水道提綱小汶河出新泰縣東北甲里村東南 府東泰山南亦有淄水按胡渭

汶云即牟汶也水道提綱云汶源出泰山東南麓東南流至傳而
入汶此即古牟汶其說与一統志異
其近 言其言焉跡大同非
鑿而乘于他車以歸 說文鑿金聲也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他車樓
從文則鑿是之字者不作鑿 鑿亦說文手足部獨偏鑿字乎玉篇鑿足近
盛切一旦行兒
伊大覽于闕塞 水經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
間北流故謂之伊闕 隋機曰伊有四闕斯其一焉 河南府志闕塞山在府城
南二十五里山之東有香山西有龍門
逆次于尸 方輿紀要尸鄉在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

夷王愆于厥身）紀年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杜預云不忍害王也按与史記所載不合竊疑以為

不能忍王之虐按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

殺之此不能忍王之虐之證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紀年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年

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呂覽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讓王篇古之

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故許由虞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呂氏而王即共

伯和干王位以文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則亦以為共伯和史記杜注不足

信也

而後效官）效官不效天子之位于官王也說苑至公篇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晉宋間呼天子為官

攜王奸命）杜預云幽王少子伯服束晳云古文作伯盤紀年幽王十一年犬戎殺王殺王子伯服獲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為攜王二王並立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咸黜不端）疏云咸諸本皆作減按說作先紀非家減者今月之作咸史記酷吏減宣漢書作咸宣

生而有頿）御覽三百七十四文風俗通曰不舉生鬚髭子俗說人十五乃當生鬚有頿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證案周書靈王云云與此傳文同郭耕

按用古者即左氏傳也諸史五行志間有此事

廿七年吳弒其君僚 杜預云稱國以弒罪在僚 按此說乃吳亂賊之言矣鄭公事解說也鄭玉春秋闕疑曰王僚之弒由季札之讓也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弒者舉國大臣之罪也吳之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歸罪于季子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杜預云書名罪宛 按經之殺其大夫所稱殺者無罪者稱名曰殺無罪之大夫且書其族是以有入郢之禍

傳 師還圍潛 按續志及晉書廬江郡潛縣杜預乃合潛而引六符也一統志潛縣故城在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此漢之潛縣也江南通志潛城在廬州府廬江縣城南三里古邑名潛川以此為春秋之潛也

師都君子）吳請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注私卒君子所親

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

遇于窮）水經注引傳有谷字石經考文谷字水經注淮水又東北窮水入

窮水出六安國安風縣窮谷一統志窮水在潁州府霍丘縣西

及沙汭）水經注沙水東流注于淮謂之沙汭水道提綱淮水折東北流徑

正陽關北壽州西境有沙河上承伊陽汝州郟縣襄城之沙水登封禹州

長葛許州臨潁之潁中滎陽以東開封以南之賈魯河溱洧諸水自西

北來會曰潁口

左尹郤宛）吳越春秋白州犁楚之左尹郤宛注辨其非是按史

記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楚世家云郤宛之宗姓

氏子貂及子胥皆奔吳伍子胥傳云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
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
又别氏郤索隱曰徐廣因據史記誤言宗姓而徐廣因將此三人爲其三
代伯州犁被殺在昭元年相去甚遠史誤連郤宛耳而趙畔徐廣以誤

傳誤可怪也

是吾子我何 索隱云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孩救救之吾奈我何大史
公掾其言且據上文因復加子兩弟將兵外困之辭據索隱自相矛記非傳

書 吳越春秋與伍文同 此傳有夫曰我不身也蓋按殺解言之可哉必死

夾之以鈹 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

羞者獻體 蓋謂小臣請執羃者與羞膳者並别有進膳之人獻體者

敦內雖乏敦雖嘗升堂近公席故下言投服于門外漢書王御史諸樸實

亦如此也杜預以敦雖不稱衣則發露其形何用又投服乎

真鋼于魚中以進）吳越春秋專諸曰凡將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

炙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炙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

魚三月得其味

令鮭亭）一統志司吾故城在徐州府宿遷縣北吞鮭亭圍也舊志司吾亭

在縣北卆里

一秉穧焉）韓詩記注秉謂刈禾盈手也曹操孫子注秆禾藁也說文作稃

使寡我而請安）杜預謂齊侯自安不在此則不食大夫之禮矣有疾往

年去不反矣此劉炫據正禮月正北面命鄉大夫君因以求安書不從於寡請

魯侯自爲耳服說亦近按燕禮旅畢樂卒立司正而後命即安檢其差
其臣下之禮但備儀節以指歡而請安是亦卑之也惠云管子幼官篇三千
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共受命焉此係王客諸侯之禮非此云
于大夫也以證此事迂遠惠說非也
諸侯會見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夫人之禮使人攝焉案王饗諸侯
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
攝而載祼謂異姓也內宰職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
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爵者祼之后以瑤爵亞獻謂同姓也自諸侯親
於侯後其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按內宰注祼之禮亞王而禮
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酬賓也然則祼獻酬后夫人無親

賓共之事也按疏所引祖君非鄭義也使臣請見之是說酬之禮特既
不行故于家以見也